

父亲去世四年多了，他对孩子的期望以及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一直激励着我。

父亲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从未进过学堂，是地地道道的农民，是奶奶的早逝和极端困苦的日子，使他十四五岁便逃荒在外，后在西安参役供事，是家人多次哀求苦劝才把其拉回故里。

在外多年，父亲深刻体会到没文化、不识字的难处。因此，家里再没钱，吃的再差、穿的再破，他都极力供养几个孩子上学。什么活都可以不干，但不上学，绝对不行。记得有一次，我因为和同学闹矛盾受到老师的批评，想旷课。父亲发现我没上学，在院里把我撵了几圈。因为怕挨打，我不得不乖乖地跑回学校。

由于父亲管教严，我们兄弟姐妹七个中五个接受了高等教育，全部走上工作岗位。可是生产队时家庭劳力只有父母二人，我家是队里出了名的缺粮户。大姐、大哥上高中了，二哥又上高中了，上学要花不少钱，让父亲着实作了不少难。这时爷爷说：“学，别让上了，回来干活吧！七个孩子上了小学上初中，上了初中上高中，难道还要上大学？”父亲倔劲上来了，“我就是要让几个孩子上大学！”

当年，我家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分家时，爷爷只给了一口铁锅和一只旧风箱。父亲一篮一篮地从村东河沟里背土，和泥，然后一叉一叉地堆墙，用多年的积蓄买了几根檩条和几个破门窗，盖起了三间矮草房。

那时，我们最怕下雨——一下雨，那是门外下大雨、屋内下小雨。为不让水漏湿床铺，一家人有的找盆、有的端碗，为接水忙得不可开交。人才稍一喘息，那边老鼠洞又进水了，父亲掂锨赤脚朝屋外急奔，我们几个则慌忙挪鞋子、草垫之类。就这样，一家大大小小九口人挤在三间茅草屋里，房顶补了一次又一次，麦秸换成了麦茬，后来烂麦茬上又盖了层小瓦，怕风怕雨的日子过了一年又一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家堂屋后墙裂了个大缝，风一刮就摇摇欲坠。大哥分门

立户，二哥已有人说媒，父亲这才竭力想法再建新房。当时建成的新瓦房“里生外熟”，即墙外层由砖、内层由生坯垒成。从此，我家结束了“阴天漏雨点，晴天漏太阳”的日子。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家经济条件大为改观，这时父亲已六十岁了，但他还干劲十足，备料、找建筑队盖起三间名副其实的、坚固的大瓦房。

现在，兄弟姐妹几个都有了宽敞漂亮的房子，每家有摩托车或电动车。我在县城也有了两居室的套房。可是，多年来父亲很少到我家，每次来，也是匆匆的。因为他太舍不得院里院外的树，放心不下地里的庄稼。我记事时家里顿顿吃的是红薯干、红薯馍，有玉米面饼子吃就觉得香的不得了。过年吃的是红薯面蒸的菜角，包的菜全是萝卜叶掺粉条；还有就是当时的特色馍——包皮馍，里边是红薯面窝窝，外表包一层薄薄的白麦面。小时嘴馋，偷着把每个馍的包皮剥吃光，而把黑窝窝丢在一边。一次，全乡课程竞赛我得了一等奖，父亲很高兴，颁奖会一结束，便从公社食堂买了俩纯白面馒头塞到我手里。咬到嘴里，那筋劲、那鲜味和那种绵香，是长那么大从未品尝到的。

土地包产到户后，我家的麦子再没吃过。但除夏季交 800 多斤公粮外，秋季还要交建校款、打井款、修路款等款项二三百元，减去投资和上交粮款，所剩粮食还不占产量的一半。父母都已年迈，我离家几十里，每逢农忙时就要来回奔波。地，还种它干啥，我真想租给别人。这时，父亲说：“生在农村不种地能中？地，还得种下去，国家不会一直要这么多。听说，再过两年公粮就取消了。”平时和父亲抬起杠来头头是道、满腹经纶的我，还真没听说、不敢相信有这事。但心疼父母，活还是时不时地回去干。

还真被父亲说中了。又两年，很多涉农收费禁止了，农业税取消了，千百年来征收不止的皇粮说停就停了！这几年来，针对耕地和种子国家还有补贴款。党的惠农政策真是好！父亲的话应验了，我们的日子越来越美好。

一年一度的中招工作结束了，看着兴高采烈地到学校报名的学生，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酸辣苦甜涌上心头。

我初中毕业那年，升高中需要推荐。因为我成分高，而正规高中全公社就一所，招收学生又少，所以，推荐上高中根本就没有我的份。虽说那时爸爸是县第一高级中学的校长，但爸爸严格遵守就近招生的原则，决不肯开后门让我这个成绩全村第一的学生到县城的高中上学。我就与爸爸商量：“公社的高中不让上，我就上村里的高中。”(那时为了普及教育，每个大队都办起了高中班。)爸爸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村里高中班的老师还没上过高中呢，你能学到什么？下地帮妈妈干活去！”说完，就回学校去了。

我气！不知道气谁，我恨！不知道恨谁。在家说话气鼓鼓的，下地干活恶狠狠的。在一次割草中，因拿草赌气，镰刀一下子砍在了脚脖子上，砍断了脚筋，留下了终身抹不去的伤痕。整个假期，我什么活也没干，还让妈妈、姐姐、妹妹们侍候了一个多月。上天眷顾，没有把我变成跛子。

开学了，去县城高中上学的走了，去公社高中上学的走了，去村里高中上学的也坐在教室里了。我在家寝食难安，伤早好了，我就是不干活，光找妈妈的茬和妈妈吵架。妈妈知道女儿的心思，就是不理我的茬。我没办法了，就和妈妈摊牌：“让我上学，我在学校好好学习，空闲时间帮你干活，不让我上学，从此，我什么活也不会再干！你和爸爸看着办吧！”

星期天，爸爸回到家里，妈妈和爸爸商量我上学的事，得到的答复是两个字：“不行！”爸爸说：“孩子，不是爸爸心狠不让你上学，一是爸爸身为一校之长决不能为自己的孩子开后门，二是村里的高中确实是上了也白上，浪费了学费，耽误了工夫。我在县高中的校办工厂里给你安排了一个活，你去那干活就成工人了，不光能为家里挣点钱，将来说不定还能推荐你去上大学呢。”我立即进行了反抗：“我不去什么校办工厂，我不去上什么推荐的大学，我就要上高中！”“反了你啦！说不行就不行，你必须去校办工厂！”爸爸的声音比我的还高。我只好沉默了。

我的沉默不等于我的默认，我要为自己做主！我去找叔叔借了钱，去村上的高中报了名。回到家，通报给了妈妈，妈妈问：

“学费多少？”“两元。”妈妈没有再说什么。我终于进了“高中”的大门。

一学期过去了，与在公社高中和县高中上学的伙伴交流学习情况时，我感到爸爸对村高中的评价确实不假，但我心中不服，我要努力努力再努力，要让爸爸看看，上村高中也能考出好成绩！

一年过去了，又与公社高中和县高中上学的伙伴交流学习情况，我坐不住了，我比他们的成绩差远了，不是差远了，是根本没法比。我怎么办！怎么办！我犹豫着、痛苦着……

1977 年，恢复高考了！上大学不用推荐了！出身成分不好的人也可以参加考试了！我激动万分，我终于也有了上大学的机会！激动的同时，我也很发愁，离高考还有半年，我拿什么去参加高考？我拿什么与别人竞争！我不能坐以待毙，我要为自己的理想而行动了！

妈妈病了，我陪妈妈到县城住院治疗。在此期间，我找到在校办工厂顶我上班的哥哥商议：“爸爸给我找的班你上了，我不与你争，但你要帮我办一件事，把爸爸保管的学校的印章偷出来。”哥哥一听就急了：“不行！不行！你让我挨打呀！”我又退了一步：“那你就帮我把钥匙偷出来，不然，我就要来校办工厂上班，你回家种地去，这是原来爸爸答应我的。”哥哥无奈，就趁爸爸睡觉之时，偷到了钥匙。

终于，我在自己填写的转学证上盖上了县第一高级中学的印章。找到爸爸在公社高中当教师的好朋友，以照顾妈妈为名，要求从县高中“转”到公社高中。爸爸的好朋友上当了，立即安排我进了班。我的阴谋终于得逞了。

半年里，我与时间赛跑，不知道多少次上门请教老师难题，又有多少次与同学讨论问题到深夜，更不记得有多少次忘记了吃饭，又有多少次伏案而眠。经过半年时间的苦学，我终于拿到了一所师范学校的人学通知书。

如今，从小学到初中，学费、书费国家全免，就是不上高中，国家还免费培训实用技术。另外，还有空中课堂，网络课堂，只要你想学，就可以想怎么学就怎么学。最重要的是我们国家形成了高度重视教育、全民崇尚知识的氛围。现在的孩子多幸福呀！没有了出身的歧视，没有了贫穷的困扰，有了千百种求学之路，有了优越学习的环境。我恨不得再重新活一遍我的青少年时代，让自己恣意在知识的海洋里畅游，在科技的宇宙中翱翔！

我的求学之路

姜华

紫藤(外三首)

申艳

农历四月随紫藤垂下
蜂来蝶往
有的驮春天，有的驮夏天
紫色的风驮着我

那些小小的花朵低调、谦恭
她们结伴而来
羞涩成美的旋涡
云霞流连，青山放慢脚步

我抬起头，模仿她们
展开一个笑容，打开卑微的心
有没有人看到无所谓
我在这个时刻来了
带走一身紫色的花香

有没有蜂蝶相随也无所谓
农历四月，我曾开放在
紫藤的序列中，这已经足够
晨

一只老蚌缓缓张开它千年的唇
微光横亘
一条平行的线变幻着颜色
有异彩射出，大地的翅膀
逼退黑夜，暗云铺为无边锦缎
等待老蚌，吐出秘藏的珠
那是在子宫里滋养的血红
那是在死寂中磨砺的喷薄
世界从一棵幼芽的心里生长
葵花转过脸
寒夜走来的残喘重生出希冀
蜂蝶成阵

光芒唱响所有故事的引子
从一粒沙开始，从疼痛开始
内心的潮汐没有月色
守护一粒沙，给它圆润和光泽
用疼痛，用隐忍，用失语的分泌
一粒沙

照彻城乡以及森林里蚁穴的洞口
看着它，卑微或者高贵的目光
看着它，垂死或者新来的生命
一切都鲜活起来
山峦奔跑，大海起飞……
而已被遗忘的老蚌，将重新
含进一粒沙，孕育明天
窗外梅红

用云的纯白衬托流血的心事
用异常的馨香说话，鲜红的细语
充溢简陋的小屋
仿佛我是另一种植物
而她是一片干枯中，催我萌生的号角
大地振起东风的巨翼
苏醒的预言
漫过海洋、湖泊、河流
以及我的血脉
我只有重新打开《草叶集》
或者另一座山崖
此刻，若有歌者走来
我将以烈酒的形式燃烧

迷失
大大小小，五颜六色的花儿
敞开了子宫
厌倦冰霜的、重新投胎的
迷失了路径
不知投奔哪一朵

集市里斤斤计较的，或许有神仙
白蛇青蛇装扮成素女
春天是万物的，当然也有我
小小的，没有方向的爱

风

高秋云

昨夜
你欢呼着穿过整个城市
拍打着我的窗
静静地张开沉重的双眼
聆听你自由得有些肆虐的脚步
想像着你变幻的身影
犹如轻狂的少年叫着穿过街巷
又如恋人温情的手轻轻穿过长发
有时又像妈妈温暖的臂弯
让我闭上眼沉醉地躺在里面
你这自然的精灵啊
又像顽皮的孩子
瞬间来到面前又瞬间不见
风
我爱你

平凡的细节

李国印

我爱着身边那些平凡的细节
比如 一滴水、一度电、一张打印纸
这些看似平凡的细节

这些容易忽略的细节
是我生命中的伴侣
如今我们珍惜她
并不是因为吝啬
而是我们终于明白了：爱她们就如爱自己
虽然我爱的意象不够浪漫 但我自信
——其实你比我更爱她们
因为爱 我一边幸福 一边疼痛



7月15日晚，我市纪念建国60周年“欢乐周口”广场文化活动暨“祖国颂、国税情”专场文艺晚会在市五一广场举行。晚会在欢快的歌伴舞中拉开序幕。精彩纷呈的武术表演、让人捧腹大笑的相声、激情的街舞、字正腔圆的戏曲表演，都赢得了观众持久的掌声。广大市民在欢声笑语中享受了一道丰盛的精神大餐。

(张海勇 摄)



刊头摄影

陈美玲

小米迈着舞步，哼着曲儿走入客厅，她发现客厅里多了一瓶花，一瓶与这富丽堂皇的客厅格格不入的野花。

这野花分明是淘气的豆豆上午郊游采集回来的。庭院里种植有不少名贵花，习以为常了就感觉不出其名贵来。小米对这束带有泥土气息的野花，感到特别珍贵和亲切，她朝圣般捧起大肚细脖子蓝盈盈的花瓶，凝视着五颜六色的野花，吻着，闻着，那花的芳香浸到肺腑里去了。接着，两颗珍珠似的泪珠儿，从小米的两只大眼睛里滚落下来。

小米正入神儿，豆豆在她身后一声喊叫：“姐姐，别动我的花！”只见小米抖了一下，手中的花瓶随之落地，一声脆响，花瓶四分五裂，野花及绿叶儿散了一地。

“怎么回事呀？”楼上的女主人未到，声音伴随香水味儿飘下来。

豆豆嚷着：“妈妈，让姐姐赔我的花。”小米说：“我赔我赔，连这花瓶一起赔。”女主人走下楼来，看到地板上的情景，先温和地对豆豆说：“花瓶是你拿出来的。”

豆豆不吱声，默然。接下来女主人微笑着对小米说：“花瓶是你打碎的。”

小米低下头，蚊蝇般“嗯”了一声。片刻之后，女主人突然脸一沉，冲小米道：“这花瓶你赔得起吗？值好几万块哪！”

小米顿时脑袋嗡地一下，拳头堵住张开的嘴巴，脸色苍白，人傻了一般。豆豆溜回了自己的房间。女主人客厅里来回走动，不住地叹气，不住

小小说

珍贵

三川一舟

地责怪。“怎么回事？哟，为一花瓶呀，看把闺女吓的，值不得。”男主人回来了，走进客厅说。他身后还跟着一位戴眼镜的人。“几万块哪，我亲眼所见是你买回来的古董。”女主人对丈夫说。男主人说：“哈哈，这个是个品。老李你来鉴定鉴定。老李可是我请来的古董鉴定专家。”眼镜李捡起一块瓷片仔细端详片刻后，接

着取下他的眼镜擦了擦又戴上，然后取出放大镜又对瓷片研究了一番，最后说：“哈！陈总，你又上了大当，如你所说是，这摔碎的花瓶，赝品！”

“世俗可恶！”陈总说完，轻轻拍了一下魂不守舍的小米，说：“闺女，没事了，快清理一下客厅吧！”小米长出一口气，很快恢复了平静。小米弯腰去捡瓷片儿，陈总的夫人平心静气和地说：“小心，别伤手。”

眼镜李随陈总上楼进了收藏室，关了门。眼镜李说：“陈总，那摔坏的花瓶可是珍贵的真品哪！”陈总惋惜地说：“知道。”眼镜李安慰道：“东西再珍贵，也不及你的千金呀，只要……”

陈总摆一下手，说：“不，小米是我雇来的小保姆，乡下的……”眼镜李惊愕，眼镜差点跌下来，陈总说：“不提不提，还是请你看看我的藏品吧。”

眼镜李久久地盯着陈总，没有言语。这时，楼下隐隐约约传来悦耳的歌声。

芳草地

周口师范学院新闻系协办